



著 韓 圭 本 卷 四

明齋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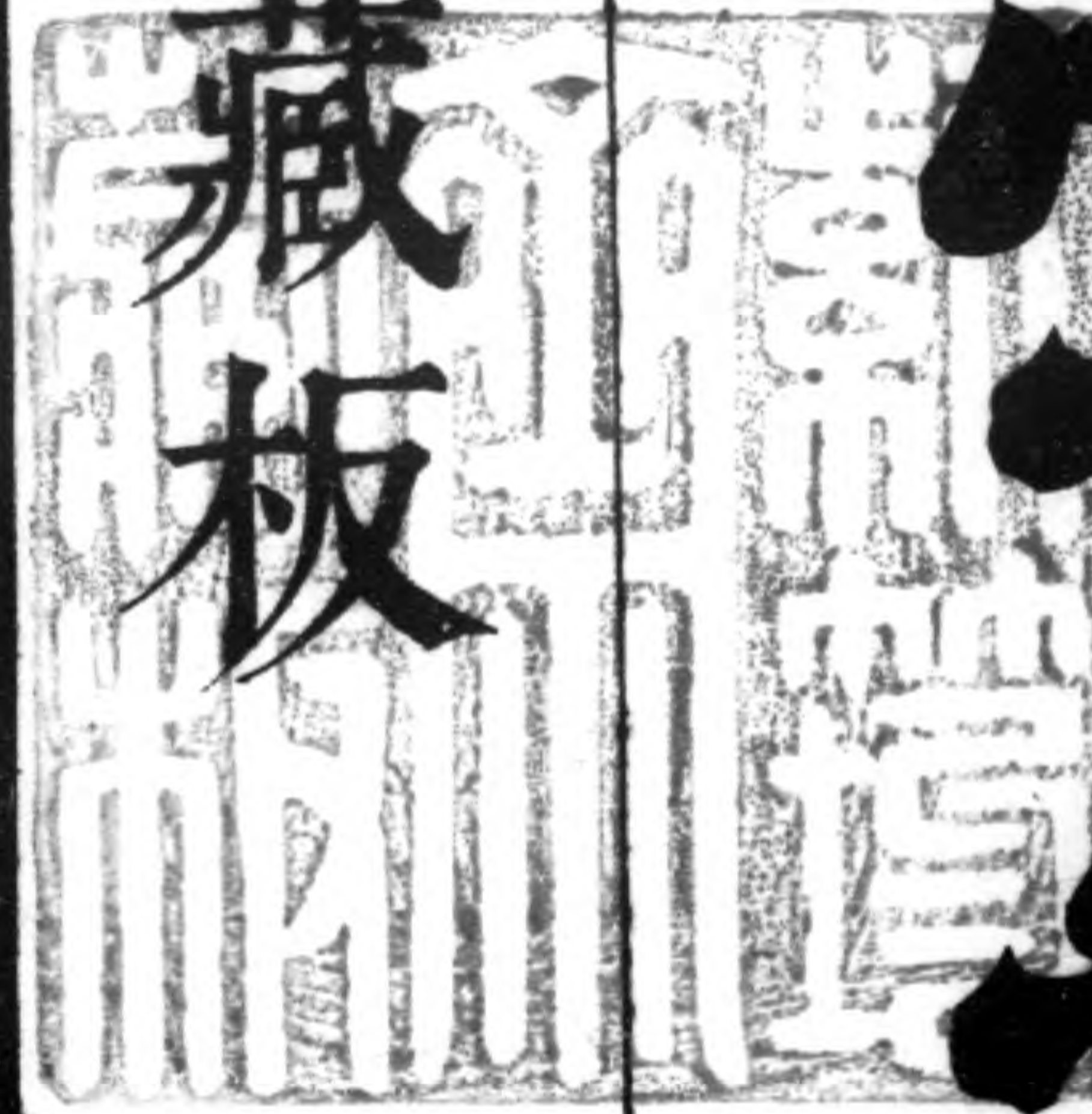
紫霞齋藏本

黃梨洲先生輯著

賈若水先生參閱

明儒學案

紫筠齋藏板



明儒學案序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大顯明



宋儒之傳者南有方正學先生首

倡浙東北有薛敬軒先生奮起山

右一則接踵金華一則嗣響月川

其學皆原本程朱者也獨天台經



黃 黎 洲 先 生 若 水 先生 參 閣

明 儒 學 案



明儒學案序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大顯明初得
宋儒之傳者南有方正學先生首
倡浙東北有薛敬軒先生奮起山
右一則接踵金華一則嗣響月川
其學皆原本程朱者也獨天台經

靖難之餘淵源遂絕自康齋振鐸
於崇仁陽明築壇於舜水其斯道
絕而復續之機乎當時從學康齋
者有陳公白沙而甘泉之隨處體
認天理足以救新會之偏其纘緒
姚江者有龍溪近溪而東廓從戒

懼覓性念菴從無私識仁亦足以
糾二溪之謬就兩家而論白沙之
靜養端倪非卽周子主靜之說乎
陽明之致其良知非卽孟子良知
之說乎然而意主單提說歸偏嚮
遂起後來紛紜異同之議耳雖然

伊序
白沙之學在於收斂近裏一時宗
其教者能淡聲華而薄榮利不失
爲闇修獨行之士若陽明之門道
廣而才高其流不能無弊惟道廣
則行檢不修者亦得出入於其中
唯才高則騁其雄辨足以驚世而

惑人如二溪之外更有大洲復所
海門石簣諸公舌底瀾翻自謂探
幽抉微爲說愈精去道愈遠程子
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此其似
之矣後此東林學興若涇陽景逸
諸君子皆足以維持道脈而蕺山

佛序
劉子一生用功惟在慎獨則孔孟
程朱之學合而爲一其有補於陽
明非小矣吾師梨洲先生纂輯是
書尋源泝委別統分支秩乎有條
而不紊於敘傳之後備載語錄各
記其所得力絕不執己意爲去取

蓋以俟後世之公論焉爾獨於陽
明先生不敢少有微詞蓋生於其
鄉者多推尊前輩理固然也先生
爲白安忠端公長子劉念臺先生
高弟嘗上書北闕以報父仇又抗
章畱都以攻姦相少而忠孝性成

卷之四
伊序
四
耄則隱居著述學問人品誠卓然
不愧於諸儒矣是書成於南雷刊
布於北地亦可見道德之感人不
介以孚而賈君若水之好學崇儒
真千里有同心夫

康熙癸酉季秋受業仇兆鰲頓首

拜題於燕臺邸舍



黃黎洲先生原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

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

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闕之市。可哀也夫。義幼遭家難。先師蕞山先生。視義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矍矍。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

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
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
高第弟子也。書成。義送之江干。仲昇執
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
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
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義曰。先師所以異

於諸儒者。正在於意寧可不爲發明。仲
昇欲義敘其節要。義終不敢。是則仲昇
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
義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
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
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

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櫛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酉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

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隱士賈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

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亾何
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
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
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
口授兒子百家書之

康熙癸酉歲紫筠齋謹刊

明儒學案序

余伏處畿南雅聞浙東多隱居樂道之
儒而姚江黃梨洲先生爲之冠梨洲之
門名公林立而四明仇滄柱先生尤予
所宿契者每欲南浮江淮歷吳門渡錢
塘遍訪姚江支派各叩其所學而道里

殷遙逡巡未果已而滄柱先生居天祿
石渠搦著作之任益大昌其學余因遣
兒輩執經其門將由此以上溯姚江庶
幾獲聞緒論兒樸往來都下得覩明儒
學案一書則梨洲先生所手輯也凡明
世理學諸儒咸在焉余閱之驚喜喟然

歎曰此後學之津梁千秋不朽盛業也
盍梓之以公諸天下蓋明儒之學多門
有河東之派有新會之派有餘姚之派
雖同師孔孟同談性命而塗轍不同其
末流益岐以異自有此書而支分派別
條理粲然其於諸儒也先爲敘傳以紀

其行後採語錄以列其言其他崛起而
無師承者亦皆廣爲網羅靡所遺失論
不主於一家要使人人盡見其生平而
後已學者誠究心此書一披覽間卽有
以得諸家之精蘊而所由以入德之方
亦不外是其間或純或駁則在學者精

擇之而已嘗慨前代所編性理大全極
有功於後學但於有宋諸儒採之未備
而皇極經世家禮啓蒙律呂新書洪範
皇極內篇本自別行於世者亦復混入
其間殊覺繁而鮮當他日有人彙宋元
諸儒之說倣此體而重輯焉寧不更快

人意耶余老矣不能苦心勵行窺先賢
之堂與兒輩年方少壯得是書以爲指
南其可不迷於向往矣乎因書此以識
之

峇

康熙辛未歲仲夏月故城賈潤謹題於

南村書室



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恆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襍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

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鬣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蒼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鈎元。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子之至。何王金

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卽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

以此書得罪於天下矣。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卽義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義識

師說

黃宗義述

方正學考儒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啓運。千載一時。濼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旣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灰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

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曾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為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撰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極即心之動靜是陰陽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為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元學愈精而不襍雖謂先生為今之濂

溪可也乃先生自證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即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為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為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未減坐視忠良之歿而不

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第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譏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第一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

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率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寫照充其所

詣庶幾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真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一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堅訓小泉先生語

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止言學聖。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魄者。近是。今考先生証學諸語。大

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設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

鐸鳴治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者也求之不可得則尚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馨欬也而欲噓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

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至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亨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旣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淡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闇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

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廉號玉夫丁幾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駑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述之。後乃覓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

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卽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卽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卽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弊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八
八
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獵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源淵分合之故。亦略可觀云。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槩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自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率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遡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

惡可去，并無善可爲，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鉛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

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卽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知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知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

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卽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旣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卽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卽是心之性乎。心卽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卽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

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旣有箇合氣之理。又有箇離氣之理。旣有箇離心之性。又有箇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之言。可爲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卽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真

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爲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柵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

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忭

愚按二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遣戍貴陽其爲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爲筆硯友其後文懿爲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爲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

然曰學樂未流衍蔓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決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爲宗旨可爲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主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况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土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補綴之端委纒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爲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

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斑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弊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侯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也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酷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齊說格物盱江說明明

明儒學案總評
德。釗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字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宵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明儒學案總評

故城賈潤識

朱子取周程張子之說純粹以精者輯為近思錄直與四子書並垂天壤其言行錄一編又推而廣之不專主理學中人後儒復有理學言行錄而淵源脈絡更為詳明矣近日熊先生學統別擇謹嚴上做近思錄也黎洲先生學案舉有明一代儒者懿行嘉言無不備載其猶理學言行錄之意歟。

朱陸異同自宋已然至姚江上宗象山顯與紫陽別派其尊濂溪明道而抑朱子未免喜上達厭下學孔孟教人恐不如是陽明嘗有詩云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學鄭康成將朱鄭同類並稱何其擬人不倫歟噫朱子之學傳至金王何許而人品學術中正無疵姚江之門不數傳而波倒瀾頽說者不能不歸過於發軔之初矣。

明初諸儒如方正學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其學一本濂洛關
閩未嘗獨闢門戶。至白沙陽明專求心學重內輕外其說雖足
以救朱學末流之弊。但萬曆間禪學盛行亦二公有以潛啓其
端也。學案於姚江一脈載之獨詳。而是非得失亦辨析不混。蓋
就其說以攻其隙。庶不致貽誤後來。此作者苦心也。愚意前輩
諸家當稍從增益。後來衆說紛紜。當大爲裁損。日者衰病連年
未遑從事。一仍其原本。不敢私有進退也。

先輩之學主於躬行。故語簡當而切實。後來學主心悟。故其言
微妙而空虛。讀龍溪近溪數公之說。言性言心。幾於杳冥恍惚。
茫乎不得其畔岸。故知夫子罕言性與天道。早已防其弊矣。蓋
言之而滋人揣測。疑似不如俟人積學。功至默契性天之爲愈
也。

陽明疑朱子格物致知爲求之於外。因攝格致於誠意。傳中謂
意之發動有善有惡。其知善知惡者卽是致知。爲善去惡者卽
是格物。并知行爲一本。欲矯夫俗學之支離。豈知明善窮理。聖
賢確有成說。烏得概從而抹却耶。虛齋據宋儒葉董兩氏。謂格
致傳文錯在聖經。當提物有本末一條爲格物致知之功。提知
止有定一條爲物格知止之效。刪去兩條在聖經則八目直接
三綱中。免間隔。在傳文則格致復見原本。可免補傳。向使陽明
畱心虛齋之論。亦不必自闢蠶叢作驚世駭俗語矣。

朱子釋大學以誠意爲心之所發。看得意字稍輕。劉蕺山以意
爲心之所存。看得意字特重。若誠意而但制防其發動之端。則
猶在萌芽上用工。尚非切要根本。惟將誠意爲心中主宰。自始
至終皆此真實之意。縮攝乎其中。則心無出入。而常正矣。致知

明儒學案總目
誠意為聖學兩關。經先儒提明，足為千古漆室一燈。
梨洲先生著作弘富，其南雷文集久為海內誦法。外有明文案
二百四十卷，又續選百卷，一代精華盡萃其中。愚意學案尤關
人心世道，故亟命兒輩鈔梓，以求其傳。聞先生別有宋元學案
已經脫稿，藏在越城姜定菴先生家。若得此書再刊，上承道脈
更為斯文盛事。潤荒野鯁生，杜門不與人事，唯有尚論古人以
樂餘年。顧心長日短，猶恨過時。後學不能窺前賢之堂室耳。

明儒學案總目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卷一

河東學案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卷二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鄂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卷三

三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卷四

崇仁學案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卷五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孔明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卷六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訥齋先生祐

卷七

太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卷八

白沙學案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卷九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諫議賀醫閻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卷十

姚江學案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附許半圭

王司輿

卷十一

浙中相傳學案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亮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卷十二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卷十三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菴先生綰

卷十四

布衣董蘿石先生澧

附子穀

主事陸元靜先生澄

司寇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卷十五

儒將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卷十六

江右相傳學案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德沐

卷十七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卷十八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卷十九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剛

主事何善山先生延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卷二十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卷二十一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瓚

叅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延言

卷二十二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卷二十三

忠介鄒南臯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卷二十四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璽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卷二十五

南中相傳學案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薛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卷二十六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卷二十七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卷二十八

楚中相傳學案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卷二十九

北方相傳學案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卷三十

粵閩相傳學案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卷三十一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王東崖先生爨附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卷三十三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卷三十四

叅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卷三十五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楚侏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卷三十六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卷三十八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卷三十九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卷四十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卷四十一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卷四十二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

文正方遜志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卷四十四

學政曹月川先生端

卷四十五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卷四十六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叅政羅東川先生僑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卷四十八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卷四十九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卷五十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卷五十一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卷五十二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涯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卷五十四

盧冠巖先生宁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臺長曹真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卷五十五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卷五十六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卷五十七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卷五十九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卷六十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鄉

卷六十一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卷六十二

蕺山學案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明儒學案卷一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悃悃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閣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郭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明儒學案卷一 河東一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膚理

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

史過目成誦父貞為滎陽教諭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魏純字希

文山東高密人范侯考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濂洛諸書嘆曰此問學正

路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鄆陵先生補鄆陵諸生中河南未

樂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宣德初授監察御史三楊欲

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三楊嗟

歎焉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

劄記正統改元出爲山東提學僉事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爲
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以先生
對名爲大理寺正卿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
語先生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爲
也已遇振於東閣百官皆跪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
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弗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
誣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爲故出先生廷折文文言囚不服訊
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泣
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
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
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
廬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中

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廟復辟遷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于忠肅王宮保就刑先生謂
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
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
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
仁者不爲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先生疑立不入上知
之卽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
朝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
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
重之一日奏對誤稱學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
道之時遂乞致仕臨行岳季方請教先生曰英氣太露最害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從學者甚衆。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爲宗。濂洛爲鵠。所著讀書錄。大概爲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義竊謂理爲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爲喻。蓋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

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爲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義竊謂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爲理者。由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卽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崔後渠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卽以此事而去。尤爲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竒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有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美不能盡善所云連得間矣成化
初謚文清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讀書錄

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
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太極不可以動靜
言然舍動靜亦無太極○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
相似○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
者便是人欲○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
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
人之一動一靜皆變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卽道也○所以
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爲而理則一定而不易所謂恆也○少
欲覺身輕○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先儒曰在物爲理
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
也於此處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

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二十年
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性非特具於心
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
足動靜之理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
之物。而性無不在。○凡聖賢之書所載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
天地萬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實也。書之所謂某道某理。猶人之
某名某姓也。有是人之姓名。則必實有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則
必有是道理之實。學者當會於言意之表。○湖南靖州讀論語。
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蓋欲少則
氣定。心清理明。其妙難以語人。○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
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

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
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
有無爲二。○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卽性也。佛氏之學曰明心見性
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
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
也。今旣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
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卽理。而天卽理之所從出。人
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理無不貫。苟不知
性知天。則一理不通。而心卽有礙。又何以極其廣大無窮之量
乎。是以知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博文是明此理。約禮
是行此理。○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舉目而物存。物存而

道在所謂形而下形而上是也。○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
感人皆誠之未至。○太極一圜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
也。○常沉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少言沉默最妙。○厚
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無欲則所行自簡。○敬則中虛無物。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纔舒
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事已往不追最妙。○人能於
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
矣。○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心常主靜物來應之。○
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如陰
陽五行流行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化生之機不可見者隱
也。○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須是盡去舊習從
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

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
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
人矣。○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
之妄卽改之。○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俯仰天地無窮知
斯道之大覺四海之小矣。○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
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
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至也廣大堅固。○一念之
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
理。○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
發見者可默識也。○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
地萬物爲一體矣。○夫子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一
為貫卽各具之太極也。○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志動氣多為理。氣動志多為欲。○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為之。亦其性然。○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糅之渣滓也。○天之氣一著地之氣。卽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地氣卽成形矣。○纔敬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不勝其小矣。○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聰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

之類。皆是。蓋止者。止於事物當然之則。則卽至善之所在。知止則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猶迷方之人。搖搖而莫知所之也。○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心一操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騫出入。莫知所止也。○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

也。○讀書以防簡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淡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心細密則見道，心粗則行不著，習不察。○學不進，率由於因循。○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不識理名難識理，須知識理本無名。○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著。○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下學學人事，上達達

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是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咸失，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理旣無形，安得有盡。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

不安者爲安矣。○心存則因器以識道。○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細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卽其心也。○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是渣滓消融未盡。○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

合無間。初無內外也。○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此理真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今而不易。若非實理爲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理明則心定。○順理都無一事。○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學至於約。則有得矣。○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心有毫髮所繫。卽不得其平。○氣無涯而形有限。

故天大地小。○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人只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踐形者是也。○仁是嫩物，譬如草木嫩則生，老則枯。○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立得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禮。○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教人言

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心虛能涵萬理。○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循理卽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順理心安身亦安矣。○事來則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閑事，卽於義理日昧矣。○凡涉於有爲者皆氣，其無爲者道體也。○心常存卽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苟不存，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

過萬物形體而已。○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纔有理卽有象。初非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爲二也。○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旣雜亂何由有得。○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於理而不知有人我也。○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爲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爲一理。○孟子之知言卽大學之物格知至也。○孟子之知性卽大學之物格盡心卽知至也。○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

情。○不責人卽心無凝冰焦火之累。○天地間理無縫隙實不可分。○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爲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卽性也。○雜慮少則漸近道。○心每有妄發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亦無安泊處此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

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為本。○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御史閣子與先生禹錫

閣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年十九舉正統甲子鄉試，明年授昌黎訓導。母喪廬墓，詔旌於門。聞薛文清講學，往從之遊，補開州訓導。遂以所受於文清者授其弟子，人多化之。李文達薦為國子學正，轉監丞。干謁不行，謫徽州府經歷。尋復南京國子助教，監丞。超陞御史，提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說，通書，使文清之學不失其傳者，先生之力也。成化丙申卒。所著有自信集。或問先生與白良輔於文清，文清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觀先生所立，雖未知所得，淡淺亦不負文清之所戒矣。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也年十四爲諸生見陳緱山明倫堂上銘群居慎口獨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之志於是動作不苟正統甲子領鄉薦己巳英宗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自齊魯以至吳越尋訪學問之人得閻禹錫白良輔以沂文清之旨踰年而歸學益有得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歸而讀書越五年出知福山縣以絃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而治行鬱然可觀李文達薦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濂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祀烈女逆巫尼凡風教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理卽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其形於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自得者詩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
樂意綠楊烟外兩三聲先生雖未嘗及文清之門而郡人陳祥
贊之曰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則固私淑而有得者也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陝之鳳翔人正統辛酉鄉薦授趙城訓導
以講學爲事文清過趙城先生以所得質之文清爲之證明由
是其學益濶丁外艱服闋遂以養母不出母喪畢爲責躬詩曰
年紀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無復有仕
進意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的用五經教
授名重一時當道聘攝固城學事先生以鄉黨從遊頗衆不能
遠及他方辭之段容思贈詩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
尋先生答詩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有勸
先生著書者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成化
壬辰十月卒年五十二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己巳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戶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宰爲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南戶部尚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少未爲人知里人有爲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凝齋筆語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一剛於二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

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愚嘗以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肖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撝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噬嗑震下離上象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謂電卽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亡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

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耀故曰雷電合而章○君子得與小人剝廬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爲得與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爲剝廬上九亦變而爲陰群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大過彖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者太極之蘊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北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尚遠在河外也○左氏隱三年四月鄭

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鼎尊陽也，在阼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爲主也。○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以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千家傳。○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

新古字通用。觀左氏石錯之言，新聞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爲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者幽明二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爲聖哲，豈知道之論乎？○顏氏家訓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旣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六經，惟春秋書隕石於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旣以星爲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

明倫彙編 卷一
三
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皆氣之精而麗於天，體如火光不能搏執其隕而爲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卽石也。有隕未至地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徙居秦州。年二十，聽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蘭州戍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聽之。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之坐講，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於是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受學於安邑李杲。李杲者，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教諭，文清之門人也。恭順侯吳瑾總兵於陝，聘爲子師。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役某，則某軍士也。名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某師也。名之豈敢往哉。瑾遂親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納贄焉。肅藩樂人鄭安、鄭寧皆乞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畱詩而去。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

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白雲封鎖萬山林卜
築幽居淡更淡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揆取聖賢心何爲有大
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
先生以父遊江南久之不返追尋江湖間至楊子而溺天下莫
不悲之門人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敬之自有傳爵字
錫之以操存爲學仕至保安州判

同知薛思庵先生敬之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庵陝之渭南人生而姿容秀美左膊有文
字黑入膚內五歲卽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鄉人以道學呼之
成化丙戌貢入太學時白沙亦在太學一時相與並稱丙午謁
選山西應州知州不三四歲積粟四萬餘石年饑民免流亡逋
而歸者三百餘家南山有虎患倣昌黎之鱈魚爲文祭之旬日
間虎死蕭家寨平地暴水湧出幾至沉陷亦爲文祭告水卽下
洩聲如雷鳴奏課爲天下第一陞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正德
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周小泉學常鷄鳴而起候門開灑掃
設坐至則跪以請教故謂其弟子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學近
於伊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遠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爲
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先生之論特詳於理氣其

言未有無氣質之性是矣。而云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氣中靈底便是心，則又岐理氣而二之也。氣未有不靈者，氣之行處皆是心，不僅腔子內始是心也。卽腔子內亦未始不是氣耳。

思庵野錄

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自爲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爲浮沉出入者，是心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心本是個虛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便却昏蔽了。連本體亦是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學者始學，切須要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裡面去。○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天地間凡有盛衰強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強弱之異。先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矣。○德無個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千枝萬柯，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敬則不能。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
三
爲之累。否則鮮不爲之累。○心之存則海水之不波。不存則沙苑之揚漢。○仁則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仁。觀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個正當底心。心外無餘事。○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標貼出個心之體用來。程子因而就說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包括這兩句。○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鳶魚也。便見得理氣說得面前活動。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模樣。○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事事。○而今天下。只是一個名利關。住扎了。壅住多少俊才。可勝歎哉。氣化然也。○氣化人事。不可岐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

替。○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類物羣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二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是說了氣。恁看理氣。何曾斷隔了。○雨暘燠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天本無心。以人爲心。聖人本無心。以天處心。其未至於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曰自敬始。○凡所作為。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奪。雖有所爲。亦不能動。

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剛柔之質。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
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性也。離那
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無質之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
偶觀杏實。會得一本萬殊道理。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
百千萬個。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有甚時了期。就見得
天命不已。氣象出來。○古來用智。莫過大禹。觀治水一事。只把
一江一河。便分割天地。○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讖諱術數
之可言。漢唐以下。偽學日滋。故有讖諱術數之事。○古人之論
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涘。義字有正救。獨用忍不得。
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分。不得不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
義與忍。相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孔門優游涵泳。只是調護
個德性好。凡問政。問仁。問士。問禮。與行。不過令氣質不走。作掘
得活水出來。○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

言。但浩然章主於氣。牛山章主於性。學者互相攷之。有以知性
氣之不相離也。○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個禮樂自然。

郡丞李介庵先生錦

李錦字在中號介庵陝之咸寧人受學於周小泉天順壬午舉於鄉入太學司成刑讓淡器之讓坐事下獄先生率六館之士伏闕訟寃由是名動京師以主敬窮理爲學故然諾辭受之間皆不敢苟居憂時巡撫余肅敏請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因辭肅敏聞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槩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爲利也郡大夫賻米以狀無俸字辭之成化甲辰謁選松江府同知後二年卒年五十一

明儒學案卷二

河東二

姚江黃宗義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陝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說已請上還宮中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為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撤回鎮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卽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解攝守事與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陞南考

功郎中尚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爲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衣緋先生曰望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稟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爲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諂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暴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故天下才公爲相當爲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准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賜諡文簡先生師事薛思庵所至講學未第時卽與崔仲鳧講於寶印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誡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郭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

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自悟其非曾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爲詩云豈有仁人能過化雄山村裡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文爲式國中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卽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無從躲閃也先生議良知以爲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今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人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體本體無不同豈得而變化耶非惟不知陽明并不知聖人矣

呂涇野先生語錄

問長江之上大海之濱風波之險可畏也。至於風恬浪息漁人出沒其間鷗鳥飛鳴其中若相狎而玩者何也。水忘機也。漁人鷗鳥亦忘機也。若乃吾人之宅心宜若平且易焉已矣。而反有不可測者。則其爲風波之險莫大焉。此莊生所謂險於山川者也。是故機心忘而後可以進德矣。曰只看如何平易。平易一差恐靡然矣。○問靜時體認天理易。動時體認天理難。故君子存靜之體認者以達乎動之泛應者。則靜亦定。動亦定。其爲成德孰禦焉。曰動時體認天理猶有持循處。靜却甚難。能於靜則於動沛然矣。○光祖曰物之遇雨或生或長其效甚速。人遇教而不興者何也。先生曰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蠹或浥難乎其爲苗矣。○問交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善人甚難處。先生

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能憐憫便會區處。如妻妾之愚兄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此仁知合一之道。○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道通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重輕。○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量力改而爲聖人方易。先生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見得善處有行便是力量。溺於流俗物欲者乃弱也。○先生聞學者往來權貴門下乃曰人但伺候權倖之門便是喪其所守。是以教人自甘貧做工立定脚根自不移。○問患交接人。先生曰須要寬綽些不可拘拘守秀才規矩。見大人君子進退升降然諾語默皆學。○先生曰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對坐卽坐無辭。此儘樸實有所養。羅一峯訪康

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又有此乎。○先生曰昔者聞有一僉事求見王憲菴公云西來一件爲黃河二件爲華山三件爲見先生。王公云若做官不好縱見此三者亦不濟事。這般高不受人諂。○大器問動靜不失其時曰正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汝今且只於語默作止處驗也。○黃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應德問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觀先生曰只是虛靜之時。觀字屬知屬動只是心上覺得然

其前只好做戒慎恐懼工夫就可觀也。○南昌裘汝中間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不是聞見？豈不是德性？然則張子何以言不梏於見聞？曰：吾之知本是良的，然被私欲迷蔽了，必賴見聞開拓，師友夾持而後可。雖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觀俯察，汝中曰：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德性之知不肖自居，止謙為第二等工夫。曰：聖人且做第二等工夫，吾輩工夫只做第二等的也。罷，殊不知德性與聞見相通，原無許多等第也。○許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己一個樂耳。大器曰：然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粗惡的，只於寫字做

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可見。○有一名公曰：近日對某講學者，惟少某人耳。先生笑曰：程子說韓持國曰：公當求人，倒教人來求公邪？若為這道講，須下人去講，不然有道者他肯來尋公講邪？又曰：某尸位未嘗建得事業。先生曰：不然，賢人君子在位不必拘拘如何，是建功創業，但一言一動皆根道理。在位則僚屬取法，在下則軍民畏服。又使天下之人知某處有某公在，卒然有急可恃，有何不可？其人曰：若是不可不慎矣。○有一相當國其弟過陝西與對山曰：某回京與家兄說薦舉起用。對山笑曰：某豈是在某人手裡取功名的人？先生曰：此亦可謂慷慨之士，或曰：但欠中道耳。曰：士但有此氣象亦是脫俗，怎能勾便中庸也。○先生見林穎氣象從容，指謂大器曰：人動靜從容，言語安詳，不惟天理

合當如此。且起觀者敬愛。就是學問也。學者不可無此氣象。但須要先有諸中矣。○時耀問。收放心在何處。先生曰。須於放處去收。則不遠而復矣。○先生謂諸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講學甚高遠。某與諸生相約。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理。事父母這道理。待兄弟妻子這道理。待奴僕這道理。可以質鬼神。可以對日月。可以開來學。皆自切實處做來。大器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曰。然。○問爲學。曰。只要正己。孔子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若求人知。路頭就狹了。天從那處去尋。只在得人。得人就是得天。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學者未省。曰。本之一心。驗之一身。施之宗族。推之鄉黨。然後達之政事。無往不可。凡事要仁有餘而義不足。則人無不得者。○詔問講良知者如何。先生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顏淵問

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問致良知。先生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後行。不可一偏。傳說曰。非知之艱。聖賢亦未嘗卽以知爲行也。縱使周子教人曰。靜曰誠。程子教人曰。敬。張子以禮教人。諸賢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執其一端。且如言靜。則人性偏於靜者。須別求一個道理。曰。誠曰敬。固學之要。但未至於誠敬。尤當有入手處。如夫子魯論之首。便只曰。學而時習。言學則皆在其中矣。○論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辨論莫太高遠乎。先生謂若事事物物。皆要窮盡。何時可了。故謂只一坐立之間。便

可格物何也。蓋坐時須要格坐之理。如尸是也。立時須要格立之理。如齋是也。凡類此者皆是。如是則知可致。而意可誠矣。又曰。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至者格。久便自熟。或以格爲度量。亦是。○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通。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閑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焉。對富貴又一人焉。貧賤又一人。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詔因辭謝久菴公。與講論陽明之學。公謂朱子之道學。豈後學所敢輕議。但試舉一二言之。其性質亦是太褊。昔唐仲友爲台州太守。陳同父同知台州。二人各競才能。甚不相協。時仲友爲其母與弟婦同居官舍。晦翁爲浙東提舉。出按台州。陳同父遂誣仲友以帷薄不修之事。晦翁未察。遂劾仲友。王淮爲之奏辨。晦翁又劾王淮。後仲友亦以帷薄不修之事。誣論晦翁。互相訐奏。豈

不是太褊乎。詔聞此言。歸而問於先生。先生曰。訐奏事。信有之。但仲友雖負才名。終是小人。安得以此誣毀朱子。是非毀譽。初豈足憑。久之便是明白。朱先生劾仲友事。見台寓錄。仲友誣朱先生事。見仲友文集。可知其是私也。同父此時尚未及第。未嘗未嘗以帷薄相誣。此段無一實者。先生曰。今世學者開口便說一貫。不知所謂一貫者。是行上說是言上說。學到一貫地位。多少工夫。今又只說明心。謂可以照得天下之事。宇宙內事。固與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會於心。何由致知。所謂不理會而知者。卽所謂明心見性也。非禪而何。○黃惟用曰。學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先生曰。才說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不免自私。這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學到自家合做處。則別人做第一等事。雖拜而讓之可也。○

學者到怠惰放肆總是不仁仁則自是不息○詩人於周公從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故曰赤鳥几几凡人內不足者或有讒謗之言步履必至錯亂不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強制得住故古人只求諸己在己者定外邊許大得失禍福皆不足動我是故烈風雷雨弗迷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問危微精一如何曰心一也有人道之別者就其發處言之耳危微皆是不好的字面何謂危此心發在形氣上便蕩情鑿性喪身亡家無所不至故曰危何謂微徒守此義理之心不能擴充不發於

四支不見於事業但隱然於念慮之間未甚顯明故曰微惟精是察二者之間不使混雜惟一是一形氣之所用也皆從道而出合為一片○本泰問夜氣曰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後有夜氣夜氣之後為旦氣旦氣不枯於晝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即有性字在蓋性字何處尋只在氣上求但有本體與役於氣之別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發出來的惻隱能惻隱便是氣做出來使無是氣則無是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乎人則分性氣為二矣試看人於今何性不從氣發出來○末年問配義與道先生曰言此氣是搭合著道義說不然則見富貴也動見貧賤也動而餒矣○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且不要說堯舜是一個至聖的帝王我是一個書生學他不得只這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日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遇一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禮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卽是虐無告廢困窮。○臯陶說九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人却專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爲粗迹，不知何也。○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概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或問朱子以誠意正心告君如何，曰：雖是正道，亦未盡善。人君生長深宮，一下手就教他做這樣工夫，他如何做得。我言如何能入得，須是或從他偏處一說，或從他明處一說，或從

他好處一說，然後以此告之，則其言可入。若一次聘來也，執定此言，二次三次聘來也，執定此言，如何教此言能入得。告君須要有一個活法。如孟子不拒人君之好色好貨，便是。○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卽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是此積。○問：存心之說，曰：人於凡事皆當存一個心。如事父母兄長，不待言矣。雖處卑幼，則存處卑幼之心。處朋友則存處朋友之心。至於外邊處主人，亦當存處主人之心。以至奴僕，亦要存一點心處之，皆不可忽畧。只如此，便可下學上達。○易之理，只是變易以生物，故君子變易以生民。○東郭子曰：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是

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巳是也。就如篤恭而天下平之篤。先生曰：這却不是。聖人言學字，有專以知言者，有兼知行言者。如學而時習之之學字，則兼言之。若博學之對篤行之而言，分明只是知。如何是行，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亦如是。此篤恭之篤，如云到博厚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類。若篤行之篤，卽篤志努力之類。如何相比得。夫博學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工夫。如何是行。○東郭子曰：大抵聖人言一學字，則皆是行，不是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及之亦是行。如日月至焉，至字便是一般守之。是守其及之者，常不失也。如孔門子路之徒，是知及之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是仁能守之者。先生曰：知及之，分明只是知。仁守之，纔是行。如何將知及亦爲行乎。予之所未曉也。○東郭子曰：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謂之遺書，正謂其言相似。

也。然聖人未嘗言之。若以格物爲窮理，則與聖言不相似。何以謂之遺書。先生曰：謂之遺書者，指理而言。非謂其言相似也。且曰：聖人未嘗言之，甚害事。某也愚，只將格物作窮理。先從知止致知起。夫知止致知，首言之。而曰未嘗言之，何也。○東郭子曰：我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却喚做甚麼。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扞手不定，便撒擺。立腳不定，便那移。○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侑有疾，不我能卽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卽我也。○邦儒問：近日朋友講及大學，每欲貫誠。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
意於格物之前。蓋謂以誠意去格物。自無有不得其理者。如何。先生曰。格致誠正。雖是一時一串的工夫。其間自有這須節次。且如佛子寂滅。老子清靜。切切然惟恐做那仙佛不成。其意可爲誠矣。然大差至於如此。正爲無格致之功。故也。但格致之時。固不可不著實去做。格致之後。誠意一段工夫。亦是不可缺也。
○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得去。須要積久工夫。纔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已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却難也。

○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亦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裡起。○先生曰。鄒東郭云。聖賢教人。只在行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繼之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並不說知上去。予謂亦須知得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慎恐懼。個甚麼。蓋知皆爲行。不知則不能行也。○康恕問。戒慎恐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否。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屬動了。如大易閑邪存

其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個。更分不得。○章詔問格物。先生曰。這個物。正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聶靳曰。某夜睡來有所想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麼無物可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亦皆是格物。章詔因曰。先生格物之說。切要。是大有功於聖門。先生曰。也難如此說。但這等說來。覺明白些。且汝輩好去下手做工夫矣。○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個。是兩個。章詔曰。自天賦與爲命。自人稟受爲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個。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

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裡面了。說個亦字。不得陳德文。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是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却是兩個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元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本相近。但後來加著習染便遠了。子思說性元是從命上來的。須與離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性的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墮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詔問修道之教如何。先生曰。修是修爲的意思。戒懼慎獨便是修道之功。教即是明誠謂之教一般。聖人爲法於天下。學者取法於聖人。皆是橫渠不云糟粕煨燼。無非教也。他把這極粗處都看做天地教人的意思。此理殊可觀。○問戒懼慎獨分作存天理遏人欲兩件看。恐還不是。先生曰。此只是一個工夫。如易閑邪則誠自存。但獨處却廣著。不但未與事物接應時是獨。雖

是應事接物時也有獨處人怎麼便知惟是自家知得這裡工夫却要上緊做今日諸生聚講一般我說得有不合處心下有未安或只是隱忍過去朋友中有說得不是處或亦是隱忍過去這等也不是慎獨先生語意猶未畢何堅遽問喜怒哀樂前氣象如何先生曰只此便不是慎獨了我纔說未曾了未審汝解得否若我就口答應亦只是空說此等處須是要打點過未嘗不是慎獨的工夫堅由是澄思久之先生始曰若說喜怒哀樂前個氣象便不是須是先用過戒懼的工夫然後見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若平日不曾用過工夫來怎麼便見得這中的氣象問孟子說個仁義禮智子思但言喜怒哀樂謂何先生曰人之喜怒哀樂即是天之二氣五行亦只是從天命之性上來的但仁義禮智隱於無形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且切緊好下

手做工夫耳學者誠能養得此中了即當喜時體察這喜心不使或流怒時體察這怒心不使或暴哀樂亦然則工夫無一毫滲漏而發無不中節仁義禮智亦自在是矣叔節又問顏子到得發皆中節地位否先生曰觀他怒便不遷樂便不改却是做過工夫來的○詔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做兩樣看了須是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汝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著俗人便即事即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溪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顧語象先曰吾輩今日安得有這樣度量○先生語學者曰近日做甚工夫來曰只是做得個矜持的工夫於道却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個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有間歇的心，只是忘了。先生曰：還是不知。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討一件衣裳，知得腹中饑，必定要討一盃飯喫，使知得這道如饑寒之於衣食一般，不道就罷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辯的工夫，須是要在戒慎恐懼之前方能別白的天理，便做將去。是人欲，即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故某常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吳佑問：人心下多是好名，如何？先生曰：好名亦不妨，但不知你心下好甚麼名來？若心下思稷，只是個養民的名，契只是個教民的名，怎麼便能千萬世不泯？把這個名之所以然上求，則得之未嘗不善。若只是空空慕個名，不肖下手去做，却連名也無了。○何廷仁來見，問宣之在京一年，亦可謂有志者。先生曰：

宣之甘得貧，受得苦。七月間，其僕病且危，宣之獨處一室，躬執爨，自勞筋骨，未嘗見其有愠色，可以爲難矣。廷仁對曰：孔明淵明非無才也，而草廬田園之苦，顏子非無才也，而簞瓢陋巷之窮，看來君子之學，惟重乎內而已。先生曰：然。古人做工，亦從飲食衣服上做起，故顏子之不改其樂，孔明淵明之所以獨處，皆其志有所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耳。某常云：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犯分不顧，都只是耻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惟時問先生嘗論尹彥明、朱元晦不同者，何？先生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若朱子大抵嚴毅處多，至於諫君，則不離格致誠正人，或問之，則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如此等說話，人皆望而畏之，何以見信於上耶？因論後世諫議多不見信於人君者，亦未免峻。

厲起之也。顧問朱子與二程何如。先生曰：明道爲人，盎然陽春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歎服。至於正叔，則啓人僞學之議，未必無嚴厲之過耳。頃之歎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殺。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先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個聖賢的肢骸，方是孝順。故今置身於禮樂規矩之中者，是不負父母生身之意也。○問格物之格，有說是格式之格，謂致吾之良知在格物，格字不要替他添出窮究字樣來。如何。先生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卽是窮極之義。格式之格

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楷問求仁之要在放心上，求否。先生曰：放心，各人分上都不同。或放心於貨利，或放心於飲食，或放心於衣服，或放心於宮室，或放心於勢位，其放有不同。人各隨其放處收斂之，便是爲仁。先生曰：諸君求仁，須要見得天地萬物皆與我同一氣。一草一木不得其所，此心亦不安。始得須看伊尹謂一夫不獲，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甚麼樣心。王言曰：此氣象亦難。今人於父母兄弟間，或能盡得，若見外人如何得有是心。曰：只是此心用不熟工夫，只在積累。如今在旅次處，得主人停當，惟恐傷了主人，接朋友務盡恭敬，唯恐傷了朋友。處家不消說，隨事皆存此心。數年後，自覺得有天地萬物爲一體氣象。○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爲心，則舉足皆荆棘也。○問無事時心清，有事時心却不清，曰：此

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要理會○教汝輩學禮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問堯舜氣象曰求這氣象不在高遠便就汝一言一動處求之則滿目皆此氣象矣○子貢言夫子之聖又多能也則以多能爲聖之外夫子乃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不是多皆性分中事則多能又不在聖之外矣斯可見灑掃應對精義入神無二也○問修辭立誠曰如所說的言語見得都是實理所當行不爲勢所撓不爲物所累斷然言之就是立誠處如行不得的言之卽是僞也○諸生有言及氣運如何外邊人事如何者曰此都是怨天尤人的心術但自家修爲成得個片段若見用則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與鄉黨朋友論些學術化得幾人都是事業正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何必有官做然後有事業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呂潛字時見號愧軒陝之涇陽人師事呂涇野一言一動咸以爲法舉嘉靖丙午鄉書卒業成均時朝紳有講會先生於其間稱眉目焉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三年喪畢然後就室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旣卒而封事不存先生走闕下錄其原稿請銘於馬文莊與郭蒙泉講學谷口洞中從學者甚衆涇野之傳海內推之薦授國子監學正舉行涇野祭酒時學約調工部司務萬曆戊寅卒年六十二

張石谷先生節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湛甘泉遊繼受學於涇野涇
 野贈詩稱其守道不回嘗語學者先儒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
 事事求合於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萬曆壬午年八十卒

李正立先生挺

李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諸生從涇野學孤直不隨時俯仰嘗自誦云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往馬谿田所講學死於盜人皆惜之

郡守郭蒙泉先生郭

郭郭字惟籓號蒙泉涇陽人嘉靖戊午舉於鄉選獲嘉教諭轉國子助教陞戶部主事出守馬湖年八十八先生與呂愧軒同學愧軒之父其師也辛酉計偕因呂師會葬遂不行有古師弟之風其學以持敬為主自少至老一步不敢屑越嘗有詩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楊應詔號天游。閩之建安人。嘉靖辛卯舉於鄉。卒業南雍。時甘泉涇野諸公皆講學。先生獨契涇野。出其門下。歸作道宗堂於華陽山中。祀濂溪以及涇野。動止必焚香稟命。當世講學者無不與往復。而於心齋龍谿為陽明之學者。皆有微疵。先生之學以寡欲正心為主。本不愧天為歸。一切清虛元遠之言皆所不喜。然其言多自誇大。而雌黃過甚。亦非有道氣象。如工夫即本體。此言本自無弊。乃謂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刮磨此鏡者也。若工夫即本體。謂刮磨之物即鏡。可乎。此言似是而非。夫鏡也。刮磨之物也。二物也。故不可以刮磨之物即鏡。若工夫本體同是一心。非有二物。如欲岐而二之。則是有二心矣。其說之不通也。

楊天游集

聖人之所以能全其本體者不過能無欲耳。吾人不能如聖人之無欲。只當自寡欲。入欲不獨聲色貨利窠臼而已。凡一種便安忻羨。自私自利心皆是欲。將此斬斷。方爲寡欲。則漸可進於無欲。聖人亦豈逃人絕世。始稱無欲哉。聖人所欲在天理上用事。有欲與無欲同。雖其有涉於向慕。有涉於承當。所欲處無一非天理。天機之流行矣。○吾人之學不在求事物之侵擾我。不侵擾我。只在處事物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則不免有居處事之侵擾。然吾只在恭上做工夫。卽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有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上忠上做工夫。卽其侵擾亦無非天機之流行矣。從古聖賢處世。處常處變。其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侵擾而生厭怠。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
三
便非學也。○朱陸之所可辨所可議者其言也。朱陸之不可辨不可議者其人也。道之存於人不貴於言久矣。苟不以人論學而以言論學不以人求朱陸而以言語求朱陸則今之紛紛無怪其然。今之學者出處無朱陸三揖一辭之耿拔取予無朱陸裂石斷金之果決義利不分聲色不辨無朱陸青天白日之光明而所為黷闕垢濁自以為心傳乎孔孟而胸次則鬼魅踞尤蠅營狗苟入儀秦申商之奸橐而反嗷嗷於朱陸之短長可悲也夫。○平生矻矻苦力於學固以收放心為事也。然思索義理有未會心處或至忘寢忘食當食當寢亦不知所食何物所寢何地此皆過用其心而不覺。至於詩文尤甚。吾之心已放於詩之思索上去矣。生平負性氣每觸時艱不覺感歎不樂對友朋嗷嗷大言此皆出於一時感憤意氣之私。吾之心已放於世變

意氣上去矣。○今之學者不能實意以積義為事乃欲懸空去做一個勿忘勿助不能實意致中和戒懼乎不覩不聞乃欲懸空去看一個未發氣象不能實意學孔顏之學乃欲懸空去尋孔顏之樂處外面求討個滋味快樂來受用何異却行而求前者乎。茲所謂舛也。○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故此心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磨刮此鏡者也。謂工夫即本體謂磨刮之物即鏡可乎。鏡光明不能不為塵垢所愚人心光明不能不為物欲所雜。謂克治物欲還吾心之光明則可謂克治工夫即吾心之本體則不可謂刮磨塵垢還吾鏡之光明則可謂磨刮工夫即吾鏡之本體則不可何也。工夫有積累之漸本體無積累之漸工夫有純駁偏全不同本體無偏全無純駁也。○龍溪曰學者只要悟余謂不解辯吾道禪說是非不算作真悟。龍溪曰學者只

要個真種子方得。余謂不能透得聲色貨利兩關，不算作真種子。○今世學者病於不能學顏子之學，而先欲學會點之狂，自其入門下手處便差。不解克己復禮，便欲天下歸仁。不解事親從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端夫婦，便欲說鳶飛魚躍。不解衣錦尚絅，便欲無聲無臭。不解下學上達，便自謂知我者其天。認一番輕率放逸爲天機，取其宴安磐樂者爲真趣，豈不舛哉。故余嘗謂學者惟在日用平實倫紀處根求，不在元虛誇大門口處尋討。惟在動心忍性苦楚中著力，不在擺脫矜肆灑落處鋪張。○靜坐者或流於禪定，操存者或誤於調息。主敬者或妄以爲惺惺，格物窮理者或自溺於圓覺。存心養性者或陷於卽心見性。

明儒學案卷二終

明儒學案卷三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三原學案

關學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明儒學案卷三 三原全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端毅王介菴先生恕

王恕字忠貫號介菴晚又號石渠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
選庶吉士而先生志在經濟出為左評事遷左寺副擢知揚州
府歲饑請賑不待報而發粟民免溝壑超拜江西右布政使轉
河南為左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於
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為右副都御史領之累平寇亂又平湖廣
劉千觔石和尚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母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
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
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而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

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爲奸利。先生遣人道執景，景迫投井死。盡發能貪暴諸狀，上遂撤能還，安置南京。進右都御史，名掌留臺。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尋以部銜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與利除害。三吳自設巡撫以來，獨周忱與先生耳。中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列其罪狀，敬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夤緣爲守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刻妖僧繼曉下獄，先生救之得出。先生益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能無望意。因批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孝宗卽位，召用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牢，加幣從之。先生重禮風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鼎、主事李文祥十餘

人皆慷慨喜事。以先生爲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暫輟講。鼎卽言：「天子方向學，奈何阻其進？」恕請非是。先生惶恐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然諸臣求治太急，見朝廷待臣太重，故責臣太淡。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優詔答之。已而鼎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示以疏，已留中。鼎大言疏不出，且併劾中官，中官避匿。亡何安直皆免。鼎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於是吉使門客徐鵬、魏璋伺鼎，鼎家壽州知州劉概與書，嘗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鼎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鼎概皆下詔獄。都御史馬文升故爲鼎所劾，欲以妖言坐之。先生力救，事始得解。凡中官倖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爲裁止。雖上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三
已許必固執也。丘濬以禮部尚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生自以前輩仍序尚書之次。濬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使其私人太醫院判劉文泰許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爲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臣傳所載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蓋無追其主使之。人乃下文泰錦衣獄。則果丘濬所使也。上以先生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文泰出而先生絀矣。遂乞骸骨歸。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吊。其夫人叱之出曰。汝搆王公於我相公。儉人也。何吊爲。聞者快之。先生家居。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有所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未敢自以爲是也。蓋年八十四而著意見。八十六爲拾遺。八十

八爲補缺。其老而好學如此。先生之學大抵推之事爲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九十歲。天子遣行人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

石渠意見

戒慎恐懼二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有天理卽無人欲。有人欲卽無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萌。○中和節。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鬼神章。鬼神之爲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爲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爲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門神。竈有竈神。木主爲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其言。非實

有也。集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食無求飽章。無求飽求安者志在敏事慎言也。就有道而正者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蓋古之學者皆以言行爲學也。○動容貌章。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若以斯爲自然未安。○興於詩章。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可以興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禮以謹節文。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慎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顏淵喟然章。高堅前後言已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註謂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若然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非道歟。○

毀譽章。今斯之民卽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爲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卽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助勘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明年又不知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糞壅田必瘠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盡心章。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旣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文勢相同。集註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顛倒。○春秋 春秋者孔子因左丘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何爲以左氏爲傳而以公羊穀梁並行謂之三傳乎。今觀公穀傳不過發明孔子筆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爲之說。此左氏不可爲傳一也。孔子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觀此則知左丘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爲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爲之經而生乎前者爲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爲傳二也。○中和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爲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爲天下行事之達道。○道不遠人章 己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己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己之道曷嘗遠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己度物而以人之難知難行之事治人則是不近人情而遠人以爲

道也。○誠者自成章 誠實也。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矣。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爲二事非也。○物之終始之物猶事也。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爲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誠無物。○饑渴章 人能以饑渴貧賤動其心則大本立而過人遠矣。其他小事末節雖不及人不爲憂矣。○進德修業爻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誠也。修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忠信非德也。所以進德者忠信也。修辭立誠非業也。所以居業者修辭立其誠也。知至至之知德之所至而進以至之故可與幾也。知終終之知業之所終而修以終之故可以存義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終似知也。至之終之似行也。傳謂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不能無疑。○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 五福在人若無禮樂法度則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
放僻邪侈自陷於罪豈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極有禮樂刑政
是以天下之人不犯於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則是人君收斂敷
布以與之也。○無隱章 夫子之適陳蔡楚衛諸國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爲衆所共見共聞曷嘗有所隱乎。○淡
則厲 厲者嚴厲也水淡可畏當止而不可涉也。○志至氣次
志之所至之處氣卽隨之而至如帥所至之處卒徒亦隨之
而至也。○王者師節 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
三代教民之法後來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法
是三代教養之法爲後來王者之師也。○言性章 天下人之
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不知已然之跡有善有惡順理而
善者爲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曰故者以利爲本

孟子末章 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孟子
之意以爲孔門弟子速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
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
隱然以聞知自任也。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家宰之季子也弘治癸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吏掌科逆瑾恨其遠已又疏進君子退小人益恨之罰粟輸邊以外艱去瑾誅起原官歷太僕少卿正卿南太常卿宸濠反發畱都之爲內應者嘉靖初遷戶部右侍郎晉南戶部尚書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諡康僖十四五時從莆田蕭某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某如此豈以某爲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卽教也真汝師矣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弘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爲之一變馮少墟以爲先生之學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陝之三原人爲孝廉時遊太學與呂涇野
崔後渠交相切劘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
父母連喪不與會試者兩科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
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如此登正德甲戌進
士第時以大學衍義爲問先生對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
氏所衍唐漢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也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
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宋儒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問
者之意故欲填首甲而降之授稽勲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
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值武廟將南巡與黃伯固等伏闕極諫
杖於廷未幾送嫡母還鄉乃設教於武安王祠藩臬爲建嵯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一
精舍以居生徒嫡母喪畢起員外郎議大禮復杖於廷尋轉考
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
南陝西三省提學先生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
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丁亥陞南通政過河池驛
見其丞貌類黃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時伯固已死先生泣
然泣下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戊子
引疾歸辛卯起光祿卿蒞事未幾又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
南光祿至卽引年致仕隱於商山書院又十年而卒嘉靖乙卯
十二月也年八十二先生師事王康僖又得涇野後渠以爲之
友墨守主敬窮理之傳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
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
綽綽然於進退之間後渠稱其愛道甚於愛官真不虛也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之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考
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帙視之先生奪去曰
考覈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爲之遜謝調文選京師地震上疏
論時政缺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宸濠將謀反
遣內監飯僧於天竺寺聚者數千人先生防其不測立散遣之
又以儀賓進貢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貢使自當沿江而下奚
俟假道於是襲浙之計窮尋爲鎮守中官誣奏逮繫奪官世宗
卽位起山東叅議乞休甲申大同兵變起山西左叅政分守大
同先生單車入城人心始安巡撫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謁
之天祐驚曰公何爲如此曰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今大同
但知有某某降禮從事者使人知巡撫之不可輕也朝廷復遣

胡瓚以總督出師時首惡業已正法而瓚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聽城中復變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主試順天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寺丞再疏歸尋起山東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撫山西再致仕甲辰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掌畱堂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歸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卽一行涵養宏淡持定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義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爲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傳其術者爲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然聲氣之元在黃鐘之長短空圍而又不能無疑者先生依律呂新書註中算法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厘六毫強爲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以徑求積自相乘得十一分九厘七毫一絲六忽加入開方不盡之數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爲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爲圓積八百一十分蓋蔡季通以管長九十爲九十分故以面積九分乘管長得八百一十分其實用九無用十之理凡度長短之言十者皆分九爲十以便算也今三吳程路尚以九計可知矣則黃鐘長九寸者八十一分以面積九分乘之黃鐘之積七百二十九分也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冊躬耕爲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官行人考選御史母憂廬墓畢補原官辛丑土封事謂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翊國公郭勛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縉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等非死卽斥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繫鎮撫司拷掠備至榷鎖晝夜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先生氣定故得再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鋆俱以救先生箠死獄中於是防守益嚴上日使人偵先生一言一動皆籍記偵者苦於不得言以情告先生使多爲善言先生

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部郎錢緒山劉晴川給事周訥谿先後以事下獄。相與講學不輟。緒山先釋。先生願有以爲別。緒山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與晴川訥谿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猶取道潞水舟中講學。踰臨清而別。會上造箕臺，太宰熊浹驟諫，上怒，罷浹，復逮三人。時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就道。在獄又三年。丁未十一月，高元殿災，上恍忽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也。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寺少卿。諡忠介。初，韓恭簡講學，先生輩來往拜其門，恭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詫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同人與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論學

天命謂性，天人一理也。率性謂道，動以天也。修道謂教，求合乎天也。戒懼慎獨，自修之功。至於中與和也。中和性命本然之則也。能致之則動以天矣。故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當戒懼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當謹獨之意。應酬是有睹有聞，不睹不聞，是無所應酬之際也。如出門使民，是有所應酬，則有睹有聞。或問程子未出使民之時當何如。曰：此儼若思時也。儼若思，卽是戒慎恐懼之意。爲功夫尚未說到極至處，故又提慎獨二字。使人雖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發動之際，凜然畏懼，不可少怠。不敢少息，則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純一不巳，而合乎天矣。○中和心之本體也。未發之中，萬物皆備。故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大經大法所在而不

可違。故爲天下之達道。怒與哀中節。皆謂之和。○致中和。止至善之云也。天地之位。我位之也。萬物之育。我育之也。○君子之中庸。中庸人理之常也。小人反中庸。豈人理哉。時中者。默識其理。而妙宰物之權也。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豈時中之道哉。小人則率意妄爲而已。○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極。理得其會。同義至於入神。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民鮮能之矣。○董常問文中子。聖人有憂乎。言天下皆憂。吾何獨不憂。又謂樂天知命。吾何憂。何必如此說。聖人固未易及。然常人一念之發。得其本心。則與聖人之心無以異。但聖人純亦不已。衆人則或存或亡而已。憂樂皆人情之常。而本於性也。豈聖人獨有樂而無憂乎。若曰樂天知命。吾何憂。不成父母病。聖人亦樂天知命而不憂乎。豈人理也哉。

漫錄

夜初靜坐。少檢點日間言行。因司馬溫公論盡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言始。夫不妄言。所言必皆當理。非心有定主。豈能至此。故輕躁鄙背。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談論者。皆妄言也。因書以自戒。○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爲。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爲美。才以爲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與人論事。辭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於理。卽此客氣之動。便已流於惡矣。可不戒哉。書以自警。予久處獄中。粗鄙忿戾。略無貶損。粗鄙忿戾。乃剛惡也。負以終身。而不能變。真可哀也。因思橫渠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乃惕然警省。儼然愧耻。今日患難安和。非皇天玉我。進修

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予繫此四十一月矣。邏者日在側。覘予動作。有甚厚。予攜壺酌以伸問者。後一人來。甚橫逆。予臥於舊門板上。障之以席。其人皆扯毀之。謂予罪人。不宜如此。又往往發其厚予者。使人知之。曰某日某皆潛獻其處者。蓋令其得罪以見已薄之。爲是有蘇喬二人。皆厚予者。乃忿忿不平。揚罵曰。是固無傷也。予非私交化外人。雖得罪。亦何憾。○予與劉子煥。吾周子順之。同飯後。因論人才各有所宜。予謂二公自度。宜何責任。劉子曰。吾爲孟公綽可。周子曰。今日府州外任。勉強幾分。予曰。滕薛大夫。聖人固不許。公綽在春秋時。欲盡其職。亦非易事。觀於子產。相鄭可見。然則孟公綽亦不可輕看。○一人因狂病迷。謬入朝。立御座上。捕下法司。擬重獄。成未決。其母詣登聞鼓。稱冤。順之。

在吏科時。直受鼓狀。遇此事。未爲准理。順之因問予。使公遇此事。當何如處之。予曰。當論其狂病。誤犯。不可加罪。但罪守門者。失於防禦。則可矣。劉子曰。當封進鼓狀。使朝廷知其以病迷。下法司。從未減可也。順之曰。此固皆是。但如此爲之。必得罪。以此小事得罪。吾不欲也。劉子謂論人無罪。不當殺。恐非小事。予曰。此皆論利害。未說到義理處。若論義理。則當爲卽爲。當止卽止。豈計得罪。順之以爲然。○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爲已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爲已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辯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道心人心。只以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爲人心。道心極難體。

認擴充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錮泯滅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卽在凶險路上行矣喪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人心之危真可畏哉○易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予久處困難亦時以此自慰但罪惡深重爲世道之損者甚大仰愧於天俯忤於人襟懷滯礙鬱抑不安之時常多○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不能察矣況於幾乎幾者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所謂先見亦察吾動之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卽萌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凶卽萌於此矣意向少離於道則步履反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故學者以慎獨爲貴○予稟賦粗鄙動輒乖謬

夜間靜坐思此身過惡真不自堪真難自容可謂虛負此生矣年踰五十血氣漸衰老景將至始自知過則已晚矣可勝歎哉尚幸殘生未泯欲自克勵求免於惡終耳書以自警○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未始有異顏子之學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孟子之集義養氣擴充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顏子克己復禮之學也○天下萬變真妄二字可以盡之偏蔽者妄也本體則真也學所以去偏蔽之妄全本體之真全則道本性性純乎天立人之道始無愧矣天地亘古亘今但有此一箇大道理則亘古亘今之聖賢不容更有兩樣學問也○見獄中或有警擾呼左右問何事久而思之此動心也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爲學用功處因思劉元城鼾睡是何

等胸懷可謂毅然大丈夫矣。○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卽覺襟懷開洒。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爲。見得義理。必直前爲之。不爲利害所怵。不爲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爲獨立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卽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可爲。小惡放過。且可爲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爲柔。刻方爲圓。大善或亦不爲。大惡或亦爲之。因循苟且。可賤可耻。卒以惡終而不知矣。此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涇野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於樓下。太守令止之。曰。當微誦。恐損傷。旣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餓。又戒之曰。

當爲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遇順德府太守餞於門外。餞所近府養濟院。先生以饌食一卓。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佳饌與無告者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訥溪周子述以告予。予爲歎息者久之。古人以離羣索居爲淡戒。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使志道君子常得與先生相親焉。獲覩德容。聞至論。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嗚呼。仁人君子之言。其利溥哉。○智者自以爲不足。愚者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爲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平生所爲得失相半。求欲寡過而不可得。幽囚坑久。靜中頗覺省悟。始有向學之心。然

殘損餘息血氣漸減策勵不前虛生人世與草木同腐矣可媿哉○早起散步園階日升東隅晴空萬里鳶鳥交飛不覺襟懷開洒萬慮皆空因思曾哲沂水氣象亦是如此癸卯歲季冬十三日書○古人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爲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夫子答顏淵爲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高位視聽言動居下位有下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予與劉周二公倚園墻北向坐一人解於北墻下相去甚近二公訝之曰何不避予曰此鄭瞽人旋於宋朝之意蓋謂我無所聞也○因置一甌奠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已安然後已將一個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個無梢工之舟漂蕩於風波之

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甌之敬慎也○六月初八日夜初寢夢一男子長身少鬚鬚間白呼爵相拜曰予王陽明也數談論未嘗自言其所學語未畢忽警寤予矍然曰是何先聖先賢來此以教我乎或慷慨殺身於此地如劉忠愍之類者相與避遘於夢寐乎明早當焚香拜謝之俄而屋脊墜一小甌塊於臥傍木板上聲震屋中守者驚起初九日早晨記○初九日夜夢一廟中塑伏羲像所服甚古雜以洪荒草服一人講易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義於廟問之乃程先生也聽有儒士二人予入獄中四十一月夢關義勇武王與予遇者三亦有無言時亦有數相語時○連日天雨獄中木板皆濕予體弱少食因思小兒在外父子五年不能相見衣食不能相顧時張道全伍天儔二生皆在外候予與小兒

同處數日消息未聞爲之戚戚又思素患難行乎患難事至於此皆天命也當安受之陳少陽歐陽徹二公未嘗傳贊爲臣以言語自任而殺其身況予論思之職敢不盡臣子一日之心乎盡此心以求自慊則或死或生豈可逆料予居此四年邏者候予有言日必錄予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報者必答之有以其言作予言以回報者又以不似答之於是邏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其答且曰事關於忠義者願得數語予應之曰吾奏章數千言字字是忠義句句是忠義乃以爲非所當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爾輩之前是吾羞也一邏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應之曰予出於無心者公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爲巧語轉移天聽以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爲況一有此心是卽機變之智巧舉平生

而盡棄之天必誅絕使卽死於此其人慘然曰公之心如此予再不復求公言矣○又一邏者告予曰今日好言語上之矣問之乃太甲篇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繼之曰我乃自作孽者故罪至於此予應之曰吾爲言官天下事皆所當言往時一疏上爲朝廷下爲蒼生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之慮豈自作孽者其人默然○晴川劉公陞工部將之任冢宰羅整菴翁家居劉公辭行整菴贈之以詩旣劉公下獄與予誦之予與緒山錢子皆依韻和之後人傳其詩於整菴處近一士夫來京整菴公語相告曰向日得詩和答以具但欠推猷未可寄去予曰此非欠推猷也元老大臣家食十年未嘗以書簡通權貴乃以一詩交罪人可乎此老可以爲法甲辰年六月十二日記○癸卯年二月內馬主政拯以事下獄馬十九歲發解廣東二十舉

進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識見人未易及告予曰聞近士夫言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堯舜文王而已堯在位百年萬邦時雍治極當亂之時而子丹朱又不肖堯乃尋一個舜將天下分付與他愈至於治舜在位五十年四方風動亦治極當亂之時其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尋一個禹將天下分付與他亦愈至於治文王深仁厚澤延周家之基業至八百年堯舜文王以天自處氣運興衰不在於天而在于我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其本事何大哉秦皇剪除六國焚棄詩書掃滅先王之迹而惟任一己之私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漢武承文景之富庶若委任賢俊取法先王則禮樂可興顧以多欲亂政窮兵黷武至於海內虛耗幾致顛覆非有昭宣繼之

則漢之天下未可知也若二君之所爲適足覆宗絕祀而已烏在其所謂有本事哉且使人主不法堯舜文王而法秦皇漢武是啓其殺伐之心而欲以亂天下也其所言謬妄亦甚矣馬出獄數月以病卒予甚悼之○閒步垣中井上日色慘淡光景寂寥下視井水湛然清澈因思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爲之戚然○大人以治安之時爲危亂小人以危亂之時爲治安皆此人也
有大人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識度有小人之識度
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天地生物之不齊教化之施
固有要而以宇宙間事爲己責者不可不慎也乙巳年九月五日燈下書

論文

文章以理爲主以氣爲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爲主辭

氣充盛渾厚不覺較弱是以氣爲輔須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養之如此則舉筆造語皆是胸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漚洩蓄流轉渾厚波瀾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燄發揚照耀灼如日月中天溪谷窮崖之幽花石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觸之而成色也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關陝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於鄉旣而屏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床糲食尚友千古以爲藍田風俗之美由於呂氏今其鄉約具在乃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灑掃應對冠婚喪祭一一潤澤其條件行之惟謹美俗復興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上闕里謁先師廟墓低回久之南行入江右見章本清鄧潛谷楊止菴浮浙水而下至吳興問許敬菴學者聞先生至亦多從之萬曆庚寅卒於家年六十三祭酒趙用賢疏薦詔授國子博士除目下而先生不及見矣

明儒學案卷三終

明儒學案卷四

姚江黃宗義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為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為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為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為別派。於戲。樵輪為大輅之始。增冰為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太常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訥齋先生祐

太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教諭潘玉齋先生潤

明儒學案卷四

崇仁一

姚江黃宗義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

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為扳轅藤故初名夢祥八

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未樂己丑觀親於京師金陵從洗馬楊文定溥

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淳見獵心喜乃知聖

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

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

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

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

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淳雅、周文勇邁，雨中被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鎌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翬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路，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

聘與弼卽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召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束帛丘園，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閑，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議蠡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爲言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

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元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真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袞謂其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已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願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勅書以伊傳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

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傳亦豈初命爲相，卽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況於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裙，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諭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瓚番禺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瓚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卽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瓚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瓚以此得

內貴心。張廷祥元禎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論德之命。意蓋若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冒寒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吳康齋先生語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食後坐東牕。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寧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言也。○文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四
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
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
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
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
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
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
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
去何如哉○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卽不
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
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以自勉○南軒讀孟子
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

林間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
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求樂庚寅年二
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
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淡以剛
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
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
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
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
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
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氣稍稍和
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卽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
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

去病根之意。反覆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力除閑氣。固守清貧。○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於行乎。歲月如流。豈勝痛悼。

如何如何。○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曾次鄙吝。甚可愧耻。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於天。必不少動於中。吾之所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為者。惠迪而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為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茲也。勉旃。毋忽。○屢有逆境。皆順而處。○枕上思在京時。晝夜讀書不間。而精神無恙。後十餘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進不勝痛悼。然無如之何。兼貧乏無藥調護。只得放寬懷抱。毋使剛氣得撓。愛養精神。以圖少長。噫。世之年壯氣盛者。豈少。不過悠悠度日。誠可惜哉。○一事少舍。

容則一事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爲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桔之反覆。失愈遠矣。○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晁公武謂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嗟乎。先哲苦心如此。吾輩將何如哉。○一日以事暴怒。卽止。數日事不順。未免胷臆。時生磊塊。然此氣稟之偏。學問之疵。頓無亦難。只得漸次消磨之。終日無疾言遽色。豈朝夕之力邪。勉之無怠。○枕上思近來心中閑思甚少。亦一進也。○寢起讀書柳陰及東窓。皆有妙趣。晚二次事逆。雖動於中。隨卽消釋。怒意未形。逐漸如此。楷磨則善矣。○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

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旣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却爲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修而可厚吾德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燈下讀中庸書。此不肖恆服有效之藥也。○緩步途間。省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又靜時敬也。○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

又曰貧而樂未易及也。然古人恐未必如吾輩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誠吾百世之師也。又曰。要當篤信之而已。從今安敢不篤信之也。○以事難處。夜與九韶論到極處。須是力消閑氣。純乎道德可也。倘常情一動。則去道遠矣。○枕上熟思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爲無弊。若夫窮通得喪。付之天命可也。然此心必半毫無愧。自處必盡其分。方可歸之於天。欲大書何者。謂聖賢何者。謂小人。以自警。○自今須純然粹然。卑以自牧。和順道德。方可庶幾。嗟乎。人生苟得至此。雖寒饑死刑戮。何害爲大丈夫哉。苟不能然。雖極富貴。極壽考。不免爲小人。可不思以自處乎。○凡事誠有所不堪。君子處之無所不可。以此知君子之難能也。胡生談及人

生立世。難作好人。僕淡味之。嗟夫。見人之善惡。無不反諸己可也。○途間與九韶談及立身處世。向時自分不敢希及中庸。數日熟思。須是以中庸自任。方可無忝此生。只是難能。然不可畏難而苟安。直下承當可也。○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較之心。徐覺計較之心起。則爲學之志不能專一矣。平生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況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則學何可向上。此生將何堪。於是大書隨分讀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倦臥夢寐中。時時警恐。爲過時不能學也。○近晚往鄰舍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極難。不敢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貧賤富貴樂與不淫。宜常加

警束古今幾人臻斯境也。○早枕思處世不活，須以天地之量爲量。聖人之德爲德，方得恰好。嗟夫，安得同志共勉此事。○早枕思當以天地聖人爲之準則，因悟子思作中庸論其極致，亦舉天地之道以聖人配之，蓋如此也。嗟夫，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此古昔英豪所以孜孜翼翼終身也。○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噫！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凡事須斷以義計較利害，便非。○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克治麤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利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快。○熟思平生歷試，不堪回首，間閱舊藁，深恨學不向前，身心荒怠，可憂可

愧。今日所當爲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汨，夜倦而寢，此外非所當計。窮通壽夭，自有命焉，宜篤信之。○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應事後，卽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數日養得精神差好，須節節接續去，莫令間斷。○精白一心，對越神明。○苟一毫不盡其道，卽是自絕於天。○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涵養本源工夫，日用間大得。○夜觀晦菴文集，累夜乏油，貧婦燒薪爲光，誦讀甚好，爲諸生授孟子卒章，不勝感激。臨寢，猶諷詠明道先生行狀，久之，頑鈍之資，爲之惕然興起。○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豈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

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枕上思晦菴文集及中庸皆反謬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暴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二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頭益有意味也○七月初五日臨鍾帖明窓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硯及聖賢圖籍則不知貧賤患難之在身也○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貧困中事事纏人雖則如此然不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凡百皆當責己○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

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間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晴窓親筆硯心下清涼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康節云雖貧無害日高眠○月下咏詩獨步綠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澹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昨日於文集中又得處困之方夜枕細思不從這裏過真也做人不得增益其所不能豈虛語哉○日來甚悟中字之好只是工夫難也然不可不勉康節詩云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處困之時所得爲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遊心於恬澹不撓之鄉日以聖賢嘉言善行沃潤之則庶幾其有進乎○人之病痛不

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
淡戒也。○男兒須挺然生世間。○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
淡以爲幸。雖貧窶太甚。亦得隨分耳。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
子也。○先儒云。道理平鋪在。信乎斯言也。急不得。慢不得。平鋪
之云。豈不是如此。近來時時見得如此。是以此心較之往年。亦
稍稍向定。但眼痛廢書一年餘。爲可歎耳。○處大事者。須淡沈
詳察。○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
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然志不能帥氣。工夫間斷。甚矣聖
賢之難能也。○累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真得聖
人之傳也。何也。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
之言也。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涵養此心。不爲
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工夫。○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恍

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十一月。單衾徹夜。寒
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閑遊門外而歸。程子
云。和樂只是心中無事。誠哉是言也。近來身心稍靜。又似進一
步。○近日多四五更夢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世間可喜可
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先哲云。
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
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也。○學易稍有進。但恨精
力減。而歲月無多矣。卽得隨分用工。以畢餘齡焉耳。○讀奏議
一篇。令人悚然。噫。清議不可犯也。○今日思得隨遇而安之理。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豈以老大之故而厭於事也。○累日
思平生。空過了時日。○與學者話久。大概勉以栽培自己根
本。一毫利心。不可萌也。○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

亦然。○動靜語默無非自己工夫。○看漚田晚歸大雨中途雨
止月白衣服皆濕貧賤之分當然也。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
天下爲難。○事往往急便壞了。○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
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請
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看史數日愈覺收斂爲至
要。○人生須自重。○閑臥新齋西日明窓意思好道理平鋪在
著些意不得。○彼以怪吝狡僞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
待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七十二歲方知此
味信乎希賢之不易也。○夜靜臥閣上淡悟靜虛動直之旨。但
動時工夫尤不易云。程子云五倫多少不盡分處至哉言也。○
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午後看
陸宣公集及遺書易一親聖賢之言則心便一但得此身粗安
頃刻不可離也。○憇亭子看收菜臥久見靜中意思此涵養工
夫也。○夜臥閣思朱子云閑散不是真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
地間全無窒礙處大小咸快活乃真樂也。○無時無處不是工
夫。○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於事
厭倦皆是無誠。○雖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

明儒學案卷五

崇仁二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為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住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聞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為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鐘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講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講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尚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

區別精審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
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
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爲里人所阨不得
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窶甚鶉
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日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咸
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曆乙丑從祀孔廟先生一
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今雖淺溪
予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
兮必日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兮若濼造而未艾此定案也
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卽白沙所
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
同門冥契而先生必飲議白沙爲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

生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
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真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
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真見其心死之而後活
制之而後靈所謂真空卽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皆不在
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
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
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
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枯之反覆萌
蘖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
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爲性作
用見性其所得不生不滅者卽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一

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卽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真妄雜焉釋氏旣以至變爲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爲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旣真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先行屯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受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居業錄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濶行事得之最實○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程子說主敬○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容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慎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

於空寂雖靜何害○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克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卽純王之政○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氣之發用處卽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裡面本體故認氣爲理○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計較便是私吝心卽流於霸矣○道理到貫通處處事自有要有要不遺力矣凡事必有理初則一事一理窮理多則會於一一則所操愈約制事之時必能挈其總領而理其條目中其機會而無悔吝○儒者養得一個道理釋老只養得一個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背理○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只想像這道理故勞

而無功儒者便卽事物上窮究○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過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

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程子曰事有善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愚謂陰陽動靜之理交感錯綜而萬殊出焉此則理之自然物之不能違者故云然在人而言則善者是天理惡者是氣稟物欲豈可不自省察與氣稟惡物同乎○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却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卽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

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個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個操字若操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卽靜時敬也若無個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而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非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

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當然處卽是天理○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旣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著一個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旣熟割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爲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是反說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爲○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却言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個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個致知工夫○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裡無主○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卽安心存處理卽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

捉住一個死法。○釋氏說心只說著一個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個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須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眾理應萬事乎？○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裡，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模索此道，如一個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自捉住一個心來存放這理。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看。○人以夫子調息箴

為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心只是一個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淨無為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為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為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為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釋氏誤認情識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為理，則

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張子以太和爲道體蓋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爲道體誤矣○上蔡記明道語言旣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旣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

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清高廣大乃爲正學○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

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卽氣也。○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今人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爲近。○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揆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敬該

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卽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出一個不生不滅底物事。在天地間。是我之真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老氏旣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旣曰空。又說有個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

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真是以生爲不真矣問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釋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

靈者爲性○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某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裡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天地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少欠今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曹到在這裡○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其心肅然則天理卽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若窮理

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心麓最害事。心麓者。敬未至也。○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存心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一是誠。主一是敬。○存養雖非行之事。亦屬乎行。此乃未行之行。用力於未形者也。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來人。

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來。○才昏惰。義理自喪。○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真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人莊敬。體卽立。大本卽在。不然。則昏亂無本。○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剗斷了。不得不詐。向日李鑑。淡不認他是謫。吾曰。君非要謫。是不奈謫何。○學知爲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版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生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

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這個極元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個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亾。此不亾。所以其妄愈甚。○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克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爲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於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舉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召先生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爲之。不責僮僕。遂爲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

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爲事，所著日錄四十卷，詞朴理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黜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爲居敬要旨。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警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爲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

他却肯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却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木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固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著，習不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焚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求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月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弘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爲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

宗先生者。繼於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澁相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爲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爲巢而讀書者。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於小陂。師事之。閱三歲而復返。從事於踐履。葉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己。弘治乙丑卒。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驗於身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於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復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胡鳳儀先生九韶

胡九韶字鳳儀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糞粥三廚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比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隳志矣成化初卒

圖



